

“任性老板”再变卦 ST三五更换“接盘人”

■本报记者 李婷

9月28日晚,ST三五发布公告,公司董事会通过2021年定增议案,海南巨星已经通过协议转让获得公司5.81%的股份,如若定增完成,海南巨星持股比例将达到27.55%,拟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此次ST三五出让控制权让市场各方颇感意外。此前,ST三五实控人龚少晖与江西绿滋肴借款及投资事项已筹划了一年余,而公司并未披露相关事项终止的消息。

近年来,龚少晖一系列“任性”之举与其在几年前提出的新能源造车计划的时间轴吻合。据悉,龚少晖及其控制的三五新能源卷入多起案件。部分案件判决结果显示,公司未能如约交付车辆,且其在今年年初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龚少晖也被限高消费。

变更控制权买方另有隐情?

9月22日晚,据ST三五公告显示,公司目前正筹划向特定对象海南巨星发行股份。据企查查信息显示,海南巨星今年7月29日刚刚成立,股东为海南水华老友记持股50.5%、四川巨星持股49.5%。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巨星背后系四川知名企业“四川巨星”,掌舵人正是乐山帮资本大佬唐光跃,若能成为ST三五实控人,唐光跃将拥有首个上市平台。

然而,此前龚少晖已与江西绿滋肴另有约定。

据公开信息显示,2020年6月份,龚少晖曾与江西绿滋肴签订借款及投资意向协议,约定江西绿滋肴向龚少晖借款1亿元,并在约定条件下,以现金受让龚少晖所持公司合计不低于总股本的20%且不低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同时,龚少晖将其彼时合计持有的三五互联1.02亿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江西绿滋肴控股行使,江西绿滋肴将成为公司实控人。

截至今年7月份,公司公告披露,江西绿滋肴控股先后向龚少晖打款7000万元,但未获得上市公司任何股份或表决权。

对此,9月24日,ST三五代董秘章威伟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称,江西绿滋肴的借款是提供给龚少晖个人;另外,由于约定借款的1亿元条件未达成,因而双方股份转让未能进行,龚少晖仍为公司实控人。

章威伟表示,此次定增暨控制权转让计划为上市公司与海南巨星之间的协议,龚少晖将进一步与江西绿滋肴进行沟通。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在上述合作关系尚未告终止情况下,ST三五以筹划通过定增将控制权“买方”变更为海南巨星,如此迫切地出让控制权,其中似有蹊跷。

据公开信息显示,目前,龚少晖所持ST三五的股权质押比例已达到99.68%,部分股权被冻结并遭到司法减持。

此外,据企查查信息显示,目前龚少晖以被告人身份涉及多起纠纷,其



9月28日晚,ST三五发布公告

公司董事会通过2021年定增议案

海南巨星已经通过协议转让获得公司5.81%的股份

如若定增完成

海南巨星持股比例将达到27.55%

拟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王琳/制图

中,部分案件已判决并被强制执行。而在一系列案件中,三五新能源则为失信的“另一主角”。

记者调查整理近年来龚少晖的资本运作经历后发现,龚少晖如今深陷的债务漩涡均与其投资的三五新能源有关。

失信被限高的“造车梦”

以域名企业邮箱业务起家的ST三五,是福建首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然而“上市即巅峰”,至今表现乏善可陈,甚至沦落到退市边缘。

2015年,ST三五出现了上市以来的业绩首亏,归母净利润亏损达到7975万元,营业额仅为2.49亿元。

为此,龚少晖萌生了让上市公司跨界新能源的想法。

2015年,龚少晖以1000万元注册资本,低调地设立了一家名为嘟嘟科技的子公司,经营范围涵盖“汽车零部件零售”业务;2017年,ST三五提出拟进入新能源汽车销售、运营等领域。

2018年4月份,ST三五将控股子公司三五电讯变更为三五新能源,并将电动汽车生产(整车制造)纳入经营范围。同年,三五新能源的“刺猬汽车”取得专利。

不过,造车计划并没能改变公司业绩的颓势,相反,公司因大额计提商誉4.36亿元,致使公司在2018年出现了上市以来的最大亏损。

2019年6月,龚少晖决定将三五新能源从上市公司剥离,相关股权出售给龚少晖间接控股96.25%厦门中兴智汇。然而,三五新能源的剥离并没有改变ST三五持续亏损的局面。

同时,三五新能源在脱离上市公司之后转投“攀上”了国资。据悉,龚少晖在2020年,先后为三五新能源引入了两名国资股东,深圳担保控股的深圳前海宏亿资管和厦门国资厦门金圆集团参

股的厦门京道天琴投资。

年销售30亿元造车“梦碎”

那么,三五新能源凭什么吸引了两大国资入股?

据三五新能源官网信息显示,2018年,三五新能源首款区块链+新能源汽车小猬EV400发布,正式进军新能源汽车市场;2019年,刺猬汽车布局上下游,掌握大电流超级充电核心技术,专业从事充电桩研发、销售以及运营平台加盟;2020年,量产在即,小猬EV400已获2万台以上订单;2021年,第一批新能源汽车正式交付,预计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

然而,随着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宣称2021年预计销售收入30亿元的三五新能源汽车却只闻其声。《证券日报》记者试图通过“小猬新能源”官网“400”电话联系公司,但电话均转接至三五互联工作人员,对于记者希望对方提供刺猬汽车4s店或公司地址,工作人员称,刺猬汽车是独立公司,自己不清楚对方联系方式。

此外,刺猬汽车官网及微信扫码均无法点开试驾预约服务,而多个汽车门户网站也仅显示小猬EV400图片,且均显示未上市。

据(2020)闽05民终4972号判决书显示,2019年,三五新能源曾按12.88万元/辆对外销售小猬(EV-S)新能源汽车,不过公司最终未能在合同期内交付,因此法院认为其在期限内不具备交付能力。

同时,判决书中的案件细节还显示,三五新能源认为小猬(EV-S)在2020年5月28日才会小批量生产,甚至三五新能源提供给经销商的奇瑞K60EV为已上牌二手车。

然而直至2021年5月份,该案件终止日期,三五新能源尚未执行上述判决赔付结果,而三五新能源因此被石狮法

院列为失信执行人,龚少晖也因此被限高消费。

“任性”治理频受罚

龚少晖“踩”着“造车梦”行进的同时,ST三五的经营状况也在急转直下。

数据显示,2018年,ST三五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7.9%至2.35亿元,归母净利润亏损3.26亿元;2019年至2021年上半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57亿元、-6880万元、-212万元。

此外,在2018年年初ST三五因龚少晖一人身兼四职,且公司董秘、财务总监长期空缺遭交易所关注,询问公司如何保证治理结构、信披、内控的有效运作。

2020年年初,ST三五试图搭上跨界并购网红经济公司热点,但由于交易筹划及决策过程中意见未达成一致,对此持有异议的时任董秘、财务总监及证券事务代表,被逼辞职。同时,三名独立董事对收购事项也一无所知,最终公司及当事人受到公开谴责处分,并公开道歉。

今年3月初,公司因治理不规范再度受到监管处罚。尽管龚少晖卸任了公司职务,但仍然占用了上市公司相关费用超2500万元。

8月初,ST三五因会计处理不准确问题再次收到监管函。

老板“任性”治理乱象频出的同时,龚少晖持续深陷债务漩涡。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重重危机下,“卖壳”似乎成为龚少晖及ST三五“最后的稻草”。

章威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龚少晖目前已不再担任上市公司职务,也不在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经营。同时,否认龚少晖是专注“造车梦”而“套利”上市公司。此外,三五新能源已经从上市公司剥离。因此,不方便了解其经营情况,是否实现量产等。

游戏行业系列报道之二

游戏陪玩赛道熄火 三年前已被资本抛弃?

■本报记者 李豪悦

对于涉足陪玩业务的企业来说,9月份堪称多事之秋。9月初,欢聚集团旗下Hello语音、虎牙旗下小鹿陪玩、比心陪练(比心APP)、咪呀、可可西里、一派陪玩、比伴陪玩等7款APP被无限期下架。此外,经过约谈,比心陪练发布声明称,将永久性关闭涉及“陪玩”的功能。

截至9月28日,以上被下架的产品仍未重新上架。《证券日报》记者联系到比心APP的相关负责人,对于整改结束的具体时间,对方回应称按监管部门要求,并表示这是行业正常整顿。

陪玩还是陪练?

本次整顿之前,陪玩行业的部分企业就曾因打擦边球被曝光,早在2020年,人民日报、南方周末就分别报道了陪玩软件色情普遍的现象。此外,一位曾试图兼职陪玩的游戏爱好者张晶晶(化名)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她曾在一个月招陪玩的微信群“应聘”,但是群里找陪玩的玩家,既不要求游戏技术,也不要求经验。“会要求你放本人照片,游戏会玩就行。”

“陪玩和陪练,行业还没有明确标准,但这类业务均是主播和电竞领域衍生出来的服务分支。”游戏领域从业者付付(化名)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关于陪练,行业普遍默认成专业的电竞陪练。“如果不是专业电竞,这类产品就像过去的聊天室陪聊服务一样,是社交产品。所以单纯陪玩基本上以社交目的居多,容易打擦边球。”

不过,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检索标签为“游戏陪练”的企业数量达到37家。但这37家企业中,既有名为“瓜田陪玩”“游神约玩”“要陪玩”等名字属性为陪玩的企业,也有诸如比心陪练、捞月狗等包含“陪玩”业务的企业。例如,记者下载捞月狗APP后发现,首页推荐的方式,用户经常会添加陪玩联系方式后,绕过平台,双方在微信等私人社交软件上进行线下交易,从而直接导致平台的分流,影响平台利润;三是目前诸多陪玩平台都因为色情问题被处罚过,这一领域存在监管和政策风险。”

对此,高东旭认为,陪玩领域无论是从监管还是盈利上都存在盲区,只有行业的监管和从业人员资质都得到严格规范后,这个领域才有可能再进一步发展。

付付表示,专业电竞陪练就像体育陪练一样,一般都是退役选手或从业多年的专业人士,以提供技术指导为主。“这也导致专业陪练比重很小,因为职业电竞选手本来就少,退役一般都去战队服务,或者去当薪资待遇更高的主播。”

由此可见,电竞人才缺口问题一直没有解决。《2021中国电竞行业趋势报告》显示,中国已经成为

全球产值第一的电竞市场,高于北美和西欧,达到3.85亿美元。另有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电竞行业人才缺口达到50万。此外,89%的电竞从业者认为行业存在人才缺口。

据艾媒数据显示,陪练领域有头部企业平台兼职陪练平均月入2951元,全职陪练平均月入7905元,这与电竞行业的薪资待遇相差甚远。

2018年后鲜有资本再入场

当陪玩、陪练产品在2021年负面消息频现时,资本又是怎样的态度?记者通过梳理上述37家游戏陪练公司发现,创建时间在2018年以前(包含2018年)的公司有35家,2018年之后仅有两家企业成立,且均成立于疫情出现的2020年。

此外,有过融资动态的陪练企业,最新融资时间无一例外地停留在2018年,甚至更早。据天眼查显示,2013年成立的捞月狗,最新融资情况为2018年2月份的C轮融资,2016年成立的电竞帮融资时间停留在2017年;2016年成立的暴鸡电竞、比心陪练、刀锋娱乐的融资动态均停留在2018年。

从这些企业的成立时间和融资动态来看,2016年至2018年是陪玩或陪练从业者付付(化名)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关于陪练,行业普遍默认成专业的电竞陪练。“如果不是专业电竞,这类产品就像过去的聊天室陪聊服务一样,是社交产品。所以单纯陪玩基本上以社交目的居多,容易打擦边球。”

不过,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检索标签为“游戏陪练”的企业数量达到37家。但这37家企业中,既有名为“瓜田陪玩”“游神约玩”“要陪玩”等名字属性为陪玩的企业,也有诸如比心陪练、捞月狗等包含“陪玩”业务的企业。例如,记者下载捞月狗APP后发现,首页推荐的方式,用户经常会添加陪玩联系方式后,绕过平台,双方在微信等私人社交软件上进行线下交易,从而直接导致平台的分流,影响平台利润;三是目前诸多陪玩平台都因为色情问题被处罚过,这一领域存在监管和政策风险。”

对此,高东旭认为,陪玩领域无论是从监管还是盈利上都存在盲区,只有行业的监管和从业人员资质都得到严格规范后,这个领域才有可能再进一步发展。

付付表示,专业电竞陪练就像体育陪练一样,一般都是退役选手或从业多年的专业人士,以提供技术指导为主。“这也导致专业陪练比重很小,因为职业电竞选手本来就少,退役一般都去战队服务,或者去当薪资待遇更高的主播。”

由此可见,电竞人才缺口问题一直没有解决。《2021中国电竞行业趋势报告》显示,中国已经成为

今创集团两高管被证监会立案 涉案人曾在高位减持股份

■本报记者 桂小笋

9月27日晚间,今创集团发布公告称,收到董事、总经理戈耀红和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胡丽敏的通知及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内容均为:“因你涉嫌证券市场操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2021年9月24日,我会决定对你立案。”

9月28日,今创集团股价开盘下跌,截至收盘,跌幅为7.97%。针对公司高管被立案调查的相关事项,《证券日报》记者致电该公司,但公开电话无人接听。

在上述公告发布之前,今创集团便已有出现问题的前兆。早在今年5月9日,私募人士叶飞在社交平台,通过私人账号隔空喊话于源家居董事长,公开讨债。此后几天,叶飞陆续点出了11家上市公司,今创集团也在其中。

9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表示,将依法严厉打击操纵市场和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目前,相关人员涉嫌操纵“南岭民爆”“今创集团”“昊志机电”股票价格案取得重大进展。援引公开信息可知,2019年以来,刘某龙团伙、颜某团伙涉嫌通过连续交易、对倒等方式,分别操纵“今创集团”“昊志机电”股票价格,涉案

金额巨大。值得注意的是,涉事高管在今年曾大笔减持所持股份。

2月23日,今创集团披露公告,高管戈耀红、孙超因个人资金需求,拟六个月内(窗口期等不减持股份)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不超过各自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据9月13日公告显示,戈耀红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0.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47%。

对比今创集团的股价走势可知,今年3月份,公司股价在17元/股左右。随后便开始回落,戈耀红减持期间为2021年3月22日至15.84元/股至17.3元/股,正好踩在价格高点。

有投资者担忧,如果涉事高管操纵公司股价,投资者是否具有维权资格。对此,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证券法》早就赋予投资者向操纵市场行为人索赔的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成功案例却极为鲜见。

“向操纵市场行为人为人索赔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并无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司法解释,也没有成熟可信的损失计算方法。”王智斌表示。

威马CEO沈晖:有了智能泊车 驾考科目二是否可取消

■本报记者 龚梦泽

近日,威马汽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沈晖表示,假设智能泊车成为标配,那么让广大学车者头疼的科目二是否可以取消?这条建言随即引发了广大网友对智能驾驶和驾考的热议。

据悉,这已不是沈晖第一次借话题营销公司品牌和技术优势了。2021年8月份,有用户驾驶某品牌新能源汽车时不幸死亡,由此引发了业界对于自动驾驶过度营销的反思。彼时,在“辅助驾驶普及但事故频发”话题下,沈晖提出了“三点人看法”,并着重强调自家“L4级别人驾驶功能”的稳定性。

“威马汽车如果以造车新势力第一的身份进入科创板,则能享受资本市场更充足的资金,对短期股价有正面影响。”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但上市尚无定期的威马一再错失新能源汽车在资本市场上的巨大红利期。

业内普遍认为,对于渐行渐慢的威马而言,品牌和产品营销关乎公司能否重回赛道。因为威马需要转变营销策略,积极追赶市场,只有尽快实现上市融资,才有机会参与并赢得新一轮的较量。

威马汽车借势营销为哪般

沈晖此次提到的“科目二挑战”,是威马与百度、科大讯飞联合举办的一场自动驾驶技术展示。展示车型威马W6是威马在今年推出的第二款量产车型,官方称其可在特定场景下实现L4级别的有条件自动驾驶。同时,配备的无人

泊车系统是威马W6在宣传期最大亮点。官方资料显示,威马W6目前所使用的泊车技术为HAVP(Home AVP),即“自主学习泊车”。借助HAVP技术,驾驶员按照指示,操作威马W6学习一次泊车路线后,系统便会在本地及云端记忆泊车路线和预设车位信息,实现无人状态下自动泊车。

据了解,HAVP技术主要适用于居家或者公司这类拥有固定停车位的简单泊车场景。此外,威马还将推出适合更复杂路况的无人泊车技术——PAVP(Public AVP),即“高精地图泊车”。在大型商场、写字楼等非固定车位场景下,升级到PAVP的威马W6,可自主完成绕行障碍物、跨层巡航并自动泊入车位,预计PAVP功能将在年内通过OTA升级推送给用户。

出身传统车企的沈晖,在早期职业经理人生涯和公司创业初期,大多以低调形象示人。这导致威马少了许多“出圈”话题。而如今,威马似乎正试图改变“中规中矩”的营销方式,近一年来,沈晖频繁参与话题讨论为品牌站台便是明证。事实上,主动转变营销策略,积极追赶市场的威马有其改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据威马上市辅导工作总结报告表示,从2017年年初至2020年9月份,威马归母净利润累计亏损约114亿元。因此,上市融资成为公司当务之急。

2021年1月29日,上海监管局发布公告称,威马已具备辅导验收及科创板上市的申请条件,有望成为科创板首家新造车企业。然而,2021年4月份,威马被爆暂缓科创板IPO申请。今年7月份,

沈晖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威马正处于推进上市的敏感期,上市进度身不由己。但因为公司科技含量不足、研发投入营收占比不高及持续亏损导致上市暂缓的说法却甚喧尘上。”

“威马总体来说还是一家很稳的企业,拥有温州和黄冈两家4级智能工厂,新品投放也在按计划进行。但面临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一方面,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科技属性不突出;另一方面,企业知名度和融资渠道较差,需要加大市场营销,提升关注度,最终通过上市筹措资金来全面补强。”新浪财经专栏作家林示表示。

自动驾驶取代人类驾驶员

尽管威马W6的自动泊车功能仍有待市场检验,但沈晖上述建言已为自动驾驶和驾驶证考试带来了相当的关注度,让人们更加期待完全自动驾驶技术推动下将如何改变当下驾车方式。

随着自动驾驶等级的不断提高,汽车的工具属性被逐渐放大,人们更愿意把车辆的控制权交予机器,从而解放双手获得更多的车内自由。同时,具备高级别自动驾驶能力的汽车也能提升人们的用车体验。

然而,在网友惊叹于自动泊车技术便利的同时,也不乏有网友提出“真实路况复杂多变,科目二仍有存在的必要性”的担心。

有自动驾驶行业研究员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PAVP功能对高精地图、通信技术以及硬件计算能力都有很高要求,现阶段,这一功能在量产车配备很